

寄情文化名城 留韵燕赵山水

——记鲍世行先生关心保定二三事

○苏少华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原副秘书长、首席专家鲍世行先生，因病于2026年3月1日逝世，享年93岁。

鲍世行，193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59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先后在建筑工程部、国家建设委员会（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后在四川从事城市规划设计工作。他主持的攀枝花市城市总体规划，因具有新的设计理念而博得规划界好评，曾获得省、部级奖励。唐山地震后，以国家建委专家组成员身份参加唐山和天津两地震后恢复重建规划。80年代后，在国家城建总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长期从事学术刊物编辑工作。90年代后调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任副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从事城市科学理论研究。是钱学森提出的“山水城市”理念的重要践行者与推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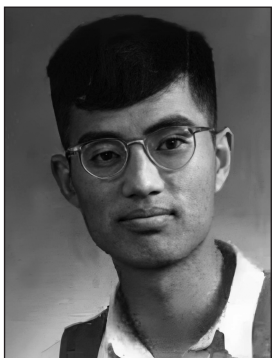
2026年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4月17日，清华园的书香氤氲保定，由市委宣传部联合保定清华校友会，以《保定气质》作为阅读主题图书，举办了“读一本书、宣一座城”读书活动，清华校友们聚首保定畅所欲言，共话保定文化发展。我作为该书主编，谈及书中刘仙洲、吴良镛、鲍世行等清华老校友对保定这座古城的深情牵挂，那些慈祥和蔼的康健身影，



鲍世行先生

那些耳畔萦绕的谆谆教诲，仍清晰如昨、历历在目。可当我满怀惦念，在百度搜索鲍世行先生近况时，一行冰冷的文字猝然撞入眼帘——鲍世行先生于3月1日与世长辞。悲恸瞬间漫过心头。先生虽去，然其情系保定的赤诚、擘画燕赵山水的远见，却如古城的晨钟暮鼓，永远回荡在太行之麓、白洋淀畔。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岁月留痕，思念绵长。鲍世行先生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首席专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过去曾多次到保定考察。他对保定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建设等始终高度关注。我与鲍先生的相识，始于他的老朋友、“保定通”李松欣老师的引荐。为探寻鲍先生心系保定的过往和他与吴良镛先生的一些往事，2022年9月7日，我踏着温润的秋光，奔赴京城登门求教。四载光阴流转，那日的场景依旧鲜活：鲍先生的寓所安静整洁，客厅亦是



学生时代的鲍世行

书房，书架满屋，墨香四壁，每一册书籍都彰显着先生的渊博与风骨。鲍先生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热情地接待了我。

彼时鲍先生已是89岁高龄，我本不敢久扰，只想作短时拜访。未曾想，一谈到保定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先生的眼中泛着亮光，我们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竟至日暮西斜。那一个下午，先生如一位邻家长者，将他对保定的牵挂、对城市规划的思索，缓缓道来，如春风化雨，浸润我心。

回望学术征途，追忆人生过往，鲍先生与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知己之交。二人早年同在清华问道、同研建筑规划，毕生深耕人居环境科学领域，互为挚友、互勉共进。一位潜心研究、推广规划理念，一位执笔蓝图擘画城乡格局，二人时常书信往来、会面交流，围绕历史名城保护、北方古城营建、山水人居打造等课题深入切磋，携手为国内历史文化城市保护探索路径。两位大家同心同向、初心不改，以专业担当守护中华城乡文脉，一段学界佳话，令人由衷敬仰。

鲍先生的一生，始终与城市规划事业相生相伴，而保定，是他牵挂的一方热土。数十年间，他以一位城市规划专家的远见卓识，始终关注当时保定发展的三个

重要命题——保霸铁路建设、文化名城保护、山水城市打造，他用坚守与热爱，为这座千年古城点亮了明灯。

20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生分别参加了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城市规划实践。为落实中央“青岛会议”有关城市规划精神，1958年暑假，清华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学生完成规划实践工作后，都集中到保定进行整训，交流工作情况，传达学习“青岛会议”精神。当时鲍先生作为清华毕业生第一次来到保定。80年代以后，为做好名城保护工作和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鲍先生又多次来保定考察。

谈到保霸铁路建设，先生的话语中充满期许与深思。他说，交通是城市发展的血脉，保定作为京畿门户，地处京津冀区域的核心腹地，保霸铁路的修建，绝非一条线路的简单延伸，它是破解华北铁路瓶颈、打通区域发展脉络、让保定真正融入京津冀交通圈的关键之举。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保霸铁路建设一拖再拖，进展缓慢，先生为此积极奔走呼吁。他不止一次说，修建保霸铁路不仅能让广大群众出行便捷，也能很好地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还能为京津保三地经济发展、盘活区域资源注入动力，应该尽快动工建设。

他虽身居京城，事务繁忙，却始终心系保霸铁路项目进展，时常通过电话、书信，向相关部门了解规划推进情况，主动提出优化建议。那份对保定发展的急切，那份不计辛劳的坚守，让当时的许多专家赞许，让保定的许多同志感动。

对保定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鲍先生更是倾注了诸多心血。他与吴良镛先生是同道中人，关系要好，早在20世纪90年代吴

良镛先生领衔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时，便并肩聚焦保定古城的未来，为古城保护与发展出谋划策。吴良镛先生自1958年主持编制保定首部城市总体规划，六十余载深耕不辍，奠定了古城发展的根基；鲍世行先生则与吴先生互通有无、并肩而行，始终关注名城保定的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

鲍先生在谈话时说，保定是一座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城，直隶总督署的古树青砖饱含着直隶文化的厚重，西大街的各种业态镌刻着市井烟火的温情，莲池书院的亭台楼阁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才情，这些都是不可复制的文化瑰宝，城市建设绝不能割裂历史、盲目扩张，更不能让商业化淹没古城的本真韵味。他倡导以“绣花功夫”修缮老城风貌，特别要保留西大街的传统业态，守护好莲池书院的古建遗存，修缮直隶总督署周边的历史街巷，让保定的历史文脉有载体、有传承，让千年古城在传承中焕发新生。

古城保定是一座因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市。保定东傍“华北之肾”白洋淀，西依巍巍太行山，中有九条河流经保定大地，汇入碧波荡漾的白洋淀。先生谈到保定建设山水城市，特意结合都江堰市的建设理念，细细拆解、谆谆提示，句句都是对保定山水城市建设的殷切期许。他感慨道：“都江堰的建设最可贵之处，在于顺应自然、敬畏自然，不与山水为敌，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将水利工程与自然山水完美融合，既发挥了实用功能，又保留了自然本真，这正是山水城市建设的精髓所在，保定可以很好地学习借鉴。”

谈话间，先生目光悠远，带着对山水的敬畏与对保定的深情，轻声说道：“山



鲍世行（右）签名赠送笔者《走进爱荆庄》一书

是父亲，水是母亲，一座城市有了山水的滋养，才有灵气，才有底蕴，才有生生不息的活力。保定西依太行、东傍沃野，河网密布、湖淀相依，太行山的雄伟、白洋淀的碧波，还有九条蜿蜒流淌的河流，是南北中轴线上的佼佼者，保定建设山水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份山水家底，是上天的馈赠，更是保定建设山水城市的底气。特别是一亩泉河是保定的母亲河，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期望见到百泉复涌的胜景。”他再三叮嘱，建设山水城市，不要急于求成，首要之事便是“把家底摸清楚，把前景看明白”——要摸清保定的山形水势、生态禀赋、文脉脉络，摸清每一处山水资源的特色与价值，再结合自身优势，让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让市民能推门见绿、移步赏景，让古城与山水相依、与文脉共生，走出一条属于北方历史古城的山水相融特色发展路径。

说到动情处，先生一字一句地送上祝福：“保定城市建设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份祝愿是他对保定山水禀赋的深刻认知，是对城市规划的专业研判，更饱含他对古城保定数十年的牵挂与热爱。先生的这些思索与嘱托，既契合中华文明

□ 怀念师友

“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也为保定山水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指引着这座因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古城，在山水间续写新的篇章。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爱荆庄是清代闽中土寨堡建筑，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是鲍先生执笔解读、奔走各方、多年努力的结果。那日畅谈的尾声，先生特意取出由他亲自指导编写的《走进爱荆庄》一书，郑重提笔签名相赠。那时他的右手写字已微微颤抖，字迹写出来亦有“重影”，但那份严谨与认真却流淌在字里行间。这本凝结着他对乡土古建保护心血的小书，恰如他对保定文物古迹保护的牵挂，字里行间皆是热爱与坚守。这份赠书之谊，温润厚重，我一直悉心珍藏，每当翻开书页，先生和蔼可亲

的面容、循循善诱的话语，便会清晰浮现，如暖流涌动心头。

先生一生躬耕城市规划沃土，潜心治学、知行合一。他与吴良镛先生并肩护佑古城，为保霸铁路建设奔走呼吁，为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设计，为保定建设山水城市寄予厚望。而今，保霸铁路（津保高铁）已经联通雄安、畅行津保，文化名城保护业已焕发新颜，成功斩获“国际花园城市”殊荣，山水相依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展……这一切，都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都是对他远见卓识与赤诚情怀的最好回响。

愿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古城保定，不负厚爱，生生不息。谨以此文，遥寄哀思，深切缅怀鲍世行先生，致敬一代规划大师对保定的一往情深。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万学文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原主委万学文同志，因病于2026年5月25日在南昌逝世，享年85岁。

万学文，江西南昌人，1941年9月出

生。1958年至1967年在清华大学土建系读本科和研究生。

1968年至1987年，历任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技术员，南昌树脂厂技术员，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副院长、院长等职。

1987年至2002年，曾任南昌市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南昌市建委副主任，南昌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调研员等职。2002年后任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万学文同志1981年1月加入农工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摘编自“新华网”）